



扫描右侧
二维码关注
“碧桂園”
微信公众号

新华每日电讯

2020年4月24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刘加佳

红新村 下山 记

■记者手记

一夜春雪，将4月的帕米尔高原绘成一幅灰白相间的水墨画。在群山挤压下的一处高台，七八棵或粗或细的柳树静静守护着几间无顶的破旧土坯房，枝头柳叶随风摇曳，仿佛在向过往行人诉说红新村的岁月变迁。

为了摆脱和改变高海拔地区生存环境恶劣、发展空间受限的现状，半个多世纪以来，高原牧人在2580米到1810米之间770米的海拔差上开动脑筋，努力求解，开创了村落“五代同堂”、4次下迁的传奇历程，书写着牧人们追梦圆梦的时代故事。

海拔 2580 米

站在山底仰望，三角状的红新村向着深山不断延伸，越靠近大山地面越狭窄，难怪原村名叫“塔尔开其克”，柯尔克孜语意为“又窄又小”。

山脚下一处海拔2580米的高台上，几间破旧土坯房最早是一户柯尔克孜族人家的房屋，1956年成为新疆阿克陶县柯尔克孜族乡红新村村级组织所在地。

“当时村里有70户270名柯尔克孜族牧民。”今年62岁的乌斯曼·铁木尔当过22年村党支部书记，对全村过往如数家珍，很受牧民尊敬，直到今天大家仍习惯称他“老支书”。

老支书说，听父辈们讲，这里海拔高、土地稀少、地形狭窄，生产生活极为不便。没过多久，大家就有了搬迁的想法。

海拔 2340 米

1958年年初，红新村下迁5公里，村级组织办公点设在一个大户人家的院子里，海拔降至2340米。

“没过多久，大家发现这里面积太小，而村里人口增长较快，生产生活还是受限。”老支书说，经过商量，村里决定半年后继续下迁。

记者近日探访发现，当年村级组织的这处办公点已变成牧民的玉米地，但办公点的大门仍然保留，写满了岁月沧桑。当地村干部说：“这是村里的历史，要留着。”

近年来，随着定居兴牧、脱贫攻坚持续推进，当地牧民不再单一依靠畜牧业，人们开始整理土地，试种玉米、黑加仑等作物，原来一些空闲山地被利用起来，大家的增收渠道也日益多元。

海拔 2020 米

1958年夏，红新村再次下迁4公里，海拔降至2020米。

老支书说，随着人们对生产生活的要求越来越高，牧民开始主动下迁。村级组织新的办公点设在一个村民的院子里，经过改造后，基础条件得到明显改善。

村委会在这里办公一直持续到2015年。其间，当地牧民的生产生活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同向同拍，村里人口也由1956年的270人增至2015年的1000多人。不少人走出大山，开始拥抱山外的世界。

海拔 2000 米

令村干部们忧心的是，红新村村委会始终面临着一个威胁——山洪。出于安全考虑，2015年村委会下迁2公里，在海拔2000米的一块山沟开阔地上“安营扎寨”，周围还建起文化活动中心、卫生室等。

此前，红新村开始定居、实现脱贫。在距离村委会约6公里处，一排排红顶、白墙的定居房排列整齐，颇为壮观。2012年以来，当地政府在此修建了“50套房子”“36套房子”“48套房子”3个牧民定居点，广大牧民的土坯房从此退出历史舞台。

“这些定居房安全、舒适、便捷。”老支书说，许多家庭用上了自来水、买了冰箱、开通了互联网……

海拔 1810 米

安居房建在6公里外，村委会也要紧随其后。

为了更好地服务牧民，2018年，红新村村委会第4次下迁，经过改造，原来的一片戈壁滩变成崭新的村级阵地，海拔1810米。

新的村委会院内建有文体活动广场、村民活动中心、卫生室等，院外还有超市、饭馆，不远处的幼儿园则是村里最新最靓的建筑。

2018年底，164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告别贫困，红新村整村脱贫。去年，牧民艾散·托合提买了一辆越野汽车，告别了单一的骑马放牧历史，成为帕米尔高原上开车放牧的“新”牧民。

“村里已经走出80多名大学生。”老支书说，牧民的日子越过越好，为了纪念半个多世纪以来村里发生的巨变，2018年根据大伙儿的建议，村里决定按程序将“塔尔开其克村”更名为“红新村”，意为“幸福的现代化新村”。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态环境厅“访民情、惠民生、聚民心”驻红新村工作队队长、第一书记贾尔恒·阿哈提说，村里已启动脱贫攻坚巩固提升三年行动计划，引导牧民将传统畜牧业与现代畜牧业紧密结合，同时通过发展种植业、农牧产品加工业、旅游和商贸产业，壮大牧民增收渠道，壮大村集体经济。

“半个多世纪以来，红新村的海拔越来越低，牧民的收入越来越高，日子越来越红火。”贾尔恒·阿哈提说，村里计划将“五代同堂”的5个村级阵地打造成村史馆，展示村子历史变迁，让大家既看得到变化、找得到乡愁，又能激发追梦新动力。

(记者贺占军、高晗、董亚雷)
新华社乌鲁木齐4月23日电

田野“变奏”让薄土“生金”

贵州农村产业革命助推脱贫攻坚见闻

新华社贵阳4月23日电(记者王丽、刘智强、李惊亚)“谷雨前后，种瓜点豆”，乌蒙山区、武陵山区、滇黔桂石漠化区，高山与坝区交织的田野间，育苗、栽种、采摘……农民们正忙个不停。“八山一水一分田”的贵州近几年掀起一场“振兴农村经济的深刻的产业革命”，调整产业结构、激活山地潜力，田野“变奏”让薄土“生金”，为脱贫攻坚增添强劲动能。

“产业革命”焕发土地生机

“地无三尺平”的贵州，92.5%国土面积为山地和丘陵，土地零散破碎，传统种植业难以增加收入。2018年，贵州在脱贫攻坚战中掀起农村“产业革命”，大力调减低效传统作物，重点发展蔬菜、茶叶、食用菌、中药材、辣椒、石斛、刺梨等12大特色产业，让有限的土地焕发生机。

地处乌蒙山集中连片特困区的威宁县，长期以来，农民习惯于种玉米、土豆，经济效益较低。近两年，当地根据高寒特点，选育10个优

良蔬菜品种，推广一年三季高效种植模式。在威宁县五里岗街道，220亩白萝卜长势喜人，令人想不到的是，这样一亩地如今产值可达1.5万元。

瓮安县猴场镇马场坪村建档立卡贫困户彭德建，不仅流转本村土地，还到邻县租地种了25亩太子参，采收季最忙的时候，要请四五百名周边农民务工，去年纯收入十几万元，实现脱贫。

“贫困户给别人发工资，过去想也不敢想!”马场坪村村支书赵清国说，村里组建股份制经济合作社，所有村民都是股东，引进龙头企业因地制宜发展太子参产业，亩均收入突破万元，是种玉米、烤烟的3至6倍。

“要素联结”激活产业动能

发展现代高效山地农业，既要“种得下”更要“卖得出”。贵州“深耕”产业选择、培训农民、技术服务、资金筹措、组织形式、产销对接、利益联结、基层党建“八要素”，让农业“压舱石”更加

稳固。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桂花台茶厂，拥有全州规模最大的4000亩整体连片茶园，清明前后采茶季，每天有上千周边农民在茶园务工。厂长郭顺告诉记者，茶园年产值1200万元，其中一半是支付给农民的务工工资。“产业革命利益联结是关键，既要让龙头企业有赚头，更要设身处地为农民着想。”黎平县茶产业发展中心主任吴志远说，通过“公司+合作社+农户”模式，给农民带来实实在在的收入。

据统计，2019年贵州种植业增加值增长了8.3%，农业产业由粗放量小转向集约规模。春耕时节，贵州组织专家团队深入田间地头，对田间管理、产品采收、采后加工等开展技术培训，同时开展“助农云课堂”等线上辅导培训，提升产业效率。

“黔货出山”点亮乡村未来

近日，黎平县委书记周文峰和当地乡村带

货网红“侗族七仙女”一同来到桂花台茶厂，进行了一场“带茶”直播。红茶、白茶、雀舌茶……“云体验、云选择、云购买”，几分钟直播就卖出茶厂日常一个月的销量。

从“田间地头”到“市场端头”，从“提篮小卖”到“现代物流”，从“传统销售”到“直播带货”。贵州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何光前说，农业产业不断提质增效点亮了贵州乡村发展未来，2019年，“黔货出山”销售农产品达320亿元，比上年增长8.3%。

每年5月底，威宁县新鲜的白萝卜、大白菜、莲花白开始陆续上市，不断运往粤港澳大湾区及东南亚市场。去年当地启动建设总投资25亿元、占地1465亩的江楠现代农业物流园，将成为西南地区最大的蔬菜产地批发市场。江楠集团副总裁李效军介绍，江楠现代农业物流园建成后集分拣、包装、加工、销售于一体，可带动周边发展40万亩以上订单农业，持续促进农民增收。

新华社长沙4月23日电(记者席敏)在疫情防控形势刚刚好转时，湖南省城步苗族自治县茅坪镇金村村民，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跟着村里的这对亲兄弟，搞从未有过的荷花产业。

这对亲兄弟，哥哥是今年50岁的金兴村党支部书记唐孝宽。弟弟是46岁的唐孝联，曾长期在外省工作。今年春节过后，唐孝联在哥哥的劝说下，留在村里一起发展扶贫产业。

下定决心后，清晨到20公里外的县城卖完牛奶的村民杨焕策，一回村就用黑色塑料袋提着5万元找到这对亲兄弟；妻子患病、曾是贫困户的村民唐孝柱也从去年卖茄子和西瓜赚的钱里拿出5万元入股了。

消息一传开，入股的村民越来越多。右手伤残的脱贫户张志松先是拿出5000元，回家反复思忖，总觉得少了，又掏出15000元作为股金；一位年过七旬的村民拿出压箱底的5000元，一把递给了这对亲兄弟。

村民的底气，源自这几年金兴村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

曾是贫困村的金兴村，过去的几十年里，家家户户都靠山间那几亩零散的耕地养活一家人。胆子大一点的村民外出打工，去掉一家人的开支后，一年到头兜里难余下几个钱。

在村民眼中，驻村扶贫工作队来后，金兴村的山地、河流、耕地都似乎变了模样。还是那座山，山里却多了油茶、猕猴桃，林下还有散养的土鸡；还是那块地，地里却多了牛蛙、特色蔬菜。

慢慢地，村民们的视野开阔了，腰包鼓起来了，胆子也大了。

一个月前，这对亲兄弟只是给村民们描绘了一个致富场景。如今，这个令人向往的场景正从他们眼里一点点地“长”出来——

一道道高低不平的田埂砌上了坚固的堤坝，一汪汪水里新栽下去的莲藕已将芽尖伸下水面。穿村而过的河道被拾掇后，再也看不见漂浮的垃圾，这条越来越清澈的河流即将成为村里的漂流体验点。

离河道稍远的地方，一群妇女弯腰将藕种埋入尺余深的水中。将身后半箱藕种插下去后，全村200亩荷花鱼养殖基地里的莲藕就全部种完了。“藕尖要再冒出点”“藕种要朝着一个方向埋进去”……这对亲兄弟中的弟弟唐孝联站在一旁的田埂上，指导村民们种藕。

唐孝联曾是武汉市一家外资企业的部门经理，年薪30多万元。今年由于疫情防控的要求，不能及时返岗上班，他几乎天天和村民们在一起聊如何脱贫致富。

聊久了，唐孝联一咬牙，索性辞职留在了村里。唐孝联说：“外来干部都在帮助建设家乡，我也实在坐不住了，就决定回家帮哥哥带领大伙儿脱贫致富，打仗也得亲兄弟呢。”

在驻村扶贫工作队的帮助下，3月下旬，唐孝联带着几名村民代表自费到广西、江西等地考察荷花鱼产业。回村介绍情况后，大家心动了。他索性和一名村民又折返江西，拜了一个有十余年荷花鱼养殖经验的高手为师。

带着技术回村的唐孝联在村里发表了半个小时的演讲，和哥哥唐孝宽一起细说了依托荷花鱼养殖发展休闲观光农业的想法。最初，只有6户村民响应，现在入股的村民已有60户，还有不断有村民表达入股的愿望。

有了村民的支持，唐孝联风风火火地干了起来。唐孝宽已在金兴村担任了三个年头的村党支部书记，他算了一笔细账：一亩荷花鱼的藕和鱼，年纯收益在4000元以上，等休闲观光农业发展起来，莲藕、莲子、荷花、荷叶都可以卖钱，“收益会越来越高，村民的腰包会越来越鼓。”

2020年初，城步苗族自治县实现“脱贫摘帽”，金兴村121户建档立卡贫困户中还有12户未脱贫。驻村扶贫工作队队长、邵阳市人防办副调研员贺友涛说：“村民们视野开阔了，能人回村了，产业发展起来了，就相当于打造了一支永不变的工作队。”

月亮山女孩与她的『网格扶贫』



▲吴贤艳在帮助村民插小秧时接听帮扶户电话咨询。

►吴贤艳(左一)在帮助村民插小秧。

1994年出生的吴贤艳是贵州省从江县一名地道的侗族女孩，2017年大学旅游管理专业毕业的她选择回到月亮山区，通过社会公开招考成为从江县加榜梯田景区管理委员会的一名工作人员。

从江县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是贵州省目前尚未脱贫摘帽的9个县之一。2019年3月，吴贤艳被抽调到从江县加榜乡加车村脱贫攻坚指挥所任网格员，负责网格区所有工作。同时，她还负责加车村第三网格区村民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收缴，村里低保户、五保户、临时救助对象的材料上报，并协助村支两委做好村里的人居环境整治等工作。

每逢农忙季节，吴贤艳和其他驻村干部会主动去帮助缺少劳动力的农户家插秧打谷。吴贤艳还利用闲暇时间通过网络平台，向山外推介美丽的加榜梯田和苗寨风光，吸引更多的游客到加榜来旅游，为村民们脱贫增收出谋划策。

吴贤艳说，驻村做网格员一年多来，看到村里的人居环境越来越洁净，民宿陆续开办起来，游客越来越多，村民的收入逐步提高，她和帮扶干部们都觉得累有所值。



新华社记者杨文斌4月18日摄

疫情下，贫困户的“收入账”

广西极贫县隆林各族自治县见闻

新华社南宁4月23日电(记者刘伟、向志强、陈一帆)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影响，贫困户如何拓展增收渠道？记者近日深入广西4个极度贫困县之一的隆林各族自治县，与贫困户一起细算“收入账”。

天生桥镇岩卡村贫困户陆思代去年和妻子在广东一家企业务工。受疫情影响，这家企业一直没有复工。“现在我们在老家打零工，平均一天能挣100元左右。还养了40只鸡鸭、新种了5亩桑树。”陆思代说。

陆思代一家的收入还有不少来自政府的政策扶持。陆思代说，种植桑树获产业奖补7500元、公益性岗位夫妻俩每月1800元、低保金每月1620元、库区移民后期扶持补助每月300元……

地处滇桂黔石漠化片区的隆林县石山众多、土地稀少，是广西8个尚未脱贫摘帽的贫困县之一。为克服疫情影响，当地多措并举增加贫困农民收入。畅通外出务工通道、支持扶贫车间复工复产、对发展扶贫产业奖补、积极开发公益性岗位、确保社会保障兜底到位……

外出务工是当地贫困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全县每年约有8.5万人外出务工，其中贫困户3万多人。据隆林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介绍，县里积极与用工地区对接，向务工人员推送招聘信息，包车“点对点”送务工人员返岗，

对自发外出的务工人员也给予交通补贴。截至目前，全县外出务工人员达7.9万人，其中贫困户2.4万人。

积极支持本地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复工复产，是当地促进贫困农民增收的重要一招。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黄勇健介绍，企业吸纳贫困劳动力就业并达到相应标准的，政府按每个劳动力2000元给予企业补贴；外出务工的贫困劳动力，在2月至6月期间可享受每月300元的稳岗补贴。

记者在昌隆服装有限公司看到，临时改造的口罩生产车间一派繁忙景象。工人戴着头套、手套、口罩加班加点制作口罩。来自贫困家庭的“90后”员工王宝政只需几秒钟就给一个口罩装上绑带。今年2月，王宝政前往广东，到此前打工的电子厂上班，却被告知“不要人了”。返乡的他找到了现在这份工作。“做得快，一天有100多块钱。”王宝政说。

公司副厂长吴月慧介绍，公司今年新招了120人，其中40人是贫困户。无尘净化车间建好后，计划增加4条生产线，还可以增加60个岗位。

和王宝政类似，往年外出务工的陆亚连在家乡扶贫车间找到了工作。去年初，陆亚连一家从老家搬迁到位于县城的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鹤城新区。“每天收入六七十元，下楼就

可以上班，还方便照顾老人孩子。”陆亚连说。

记者在扶贫车间看到，20多名女工正在组装微型电子变压器，有的还带着孩子。据了解，目前全县认定的7家就业扶贫车间全部复工复产，带动735人实现就业。